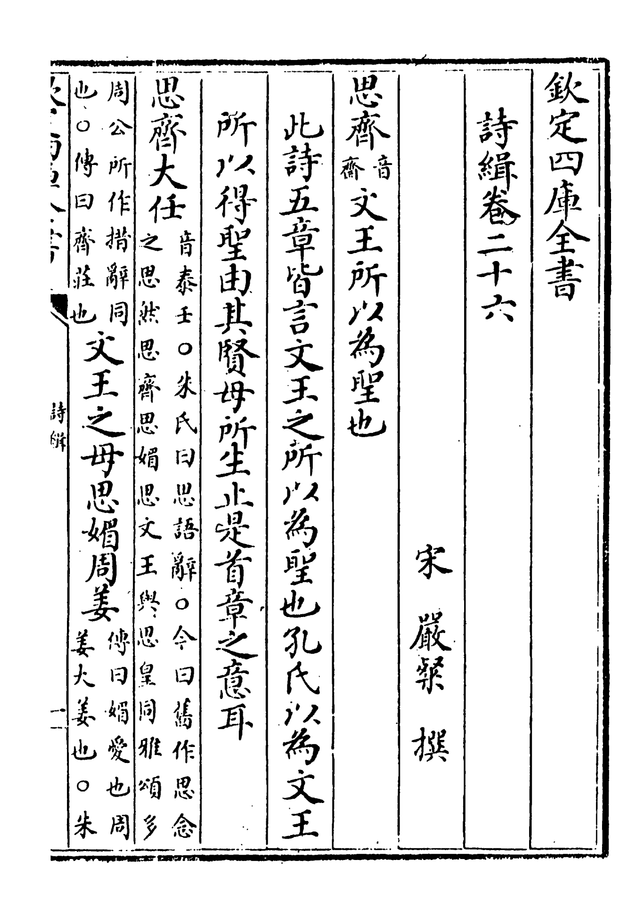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二十六

宋　嚴粲　撰

思齊

〔音齋〕文王所以為聖也

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孔氏以為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是首章之意耳

思齊大任〔音泰壬○朱氏曰思語辭○今曰舊作思念之思然思齊思媚思文王與思皇同雅頌多周公所作措辭同也○傳曰齊莊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傳曰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

氏曰大王之妃

京室之婦

傳曰京室王室也○疏曰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京有考見文王

大姒嗣徽音

傳曰大姒文王之妃也○箋曰徽美也○歐陽氏曰美也

則百斯男

傳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疏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在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

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鮀音馳聃音貪他甘反

謐音密

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敬德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為周京之婦謂盡婦道也下能示法於

婦使大姒繼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謂由大任之賢故大姒視傚之而不妬忌也言大姒嗣大任之徽音主大任言之耳

惠于宗公 箋曰惠順也○傳曰宗公宗神也○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神罔時怨 箋曰時是也 神罔時恫 音通○傳曰恫痛也 刑于寡妻 傳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適音的○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御鄭如字毛音迓○箋曰御治也○陳氏曰御取其調適也○今曰書御衆以寛南軒孟子解云御臨也○朱氏曰家齊而後國治

次章言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也文王順守宗廟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於適妻推而至於兄弟言族親亦化之也寡妻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孟子所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說者見詩有大姒及寡妻之語多以為文王內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文王內有賢助固也此詩所言文王之

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内助而後聖哉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關雎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在宫雝音邕○傳曰雝雝和也肅肅在廟傳曰肅肅敬也不顯亦臨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無射亦保射音亦○傳曰無射無厭也○令曰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歐陽氏曰保守也

三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平居在宫中則

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復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肆解見緜○傳曰戎大也疾害也殄絶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烈假不瑕假毛如字鄭作嘏○歐陽氏曰烈光也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不聞亦式歐陽氏曰式法也不諫亦入

四章言從容中道也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

能殄絶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於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為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有造朱氏曰小子童子也○傳曰造為也○令曰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古之人無斁音亦○李氏曰古之聖人指文王也○傳曰斁厭也譽髦斯士釋文曰髦俊也

五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文王之時長成之人則皆有

成德幼稚之子則皆有所造為以習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從故言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疏曰湯以孤聖特興禹則父無令聞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也

皇矣上帝傳曰皇大也臨下有赫程子曰赫威明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曰莫定也維此二國傳曰二國夏殷也其政不獲維彼四國傳曰四國四方也爰究爰度音鐸○程子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耆音其○箋曰耆老也○歐陽氏曰遲久也言天意遲久之謂其所擇○令曰令稱師老亦久之意憎其式廓苦霍反○傳曰式用廓大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曰宅居也○朱氏曰此謂岐周之地也天以岐周與大王為居宅也

首章原天初眷大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於下

赫然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於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非有私於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天旣絶之乃於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欲求民主久而未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廻首西顧於周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居之也以下章言作之屛之知云此者指岐周也○眷本又作睠大東云睠言顧之小明云睠睠懷顧傳云睠反顧也反顧者廻首以顧之大東

刺亂而思周道小明悔仕而思共人皆以廻顧言之

此言天廻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作之屏之屏音丙○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拔起也○釋文曰屏除也其菑其翳菑音恣翳音意○傳曰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之平之疏曰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脩理平治之其灌其栵灌音貫栵音例又音列○傳曰灌叢生也○程子曰行生曰栵○令曰釋木有栵栭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令江東呼為栭栗令不從栭音而槲樕音斛速庳音婢短也啟之辟之辟音闢○疏曰啟柘之開闢之謂開柘使廣其檉其椐檉音稱椐音祛韻又音居○傳

曰檉河柳也椐樻也樻音匱○疏曰某氏云檉河傍赤莖小楊也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曰檉生水傍皮正赤枝葉似松椐節中腫以扶老即令靈壽是也令人以為馬鞭及杖

攘之剔之

攘音攘剔音惕○程子曰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其檿其柘

檿音掩柘音蔗○傳曰檿山桑也○疏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考工記曰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串音慣○傳曰串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錢氏曰載語助也○令曰串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眾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朱氏解云路大路也箋以串夷即混夷令不從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次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者

衆乃競刋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畝曰其者皆指其地而言之作拔之屛除之者是其菑木與翳木之地也脩理之平治之者是其灌木與栵木之地也謂去其木而脩治其地之坑坎也啟拓之開闢之者是其檉柳與椐檿之地也謂去其木而開廣其地也又相與芟葺其桑事攘除剪剔以去其繁冗者是其檿桑與柘木之地也作屛脩平啟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大

王之遷岐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遷其明德於此故
民歸往之岐周本山林險阻之地自作屛脩平攸碎
之後乃始平夷民之歸者串習其平夷遂成大路猶
孟子所謂山徑之蹊用之而成路也天非徒遷之也
王者配天天將立之以爲配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
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
久矣○鄭以此章爲文王諸家多以爲大王此言芟
除草木是初建國當是大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

山大王荒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京賦所謂隅閡華戎岐梁汧雍閡音礙汧音牽見泰地之險阻故多林木須刊除之

帝省其山省星之上○歐陽氏曰省視也柞棫斯拔音旆○解見緜松柏斯兑王氏曰兑悦澤外見之謂帝作邦作對箋曰作邦謂興周國也作對謂為生明君也○疏曰作邦謂使之為天子之邦○傳曰對配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為己配謂文王也自大伯王季大音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傳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王氏曰以大伯避季則

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則友其兄朱氏曰兄謂大伯則篤其慶箋曰篤厚也載錫之光程子曰載辭也錫予也○朱氏曰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受祿無喪去聲○令曰喪失也奄有四方傳曰奄大也○釋文曰撫也○令曰書奄有四海註云同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也為室家田畝之地則刊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貴於茂盛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遂茂松柏兌而悅澤則氣象蔥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孟子云文王生於

岐周是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益大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性友愛因其心之自然非彊為也則友愛於大伯既受其遜益脩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予大伯以讓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大伯之讓為有光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音鐸○令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度貊其德音貊音陌○傳曰貊靜也○曹氏曰德音名譽也令考貊陌從伯栢拍迫從白○德音解見假樂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令曰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類而長之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克長克君長上聲王此大邦王如字徐去聲○箋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克順克比音備○丘氏曰比親也○令曰比卦之比下順從也比于文王比音同上舊如字○令曰比及也比及三年之比其德靡悔釋文曰悔恨也○令曰悔自恨也如行寡悔也悔疵謂無為人所悔恨非也既受帝祉音恥○箋曰祉福也施于孫子施音異○箋曰施延也

四章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天初省視岐周之山眷命已定令又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比心之微與天通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

於干譽者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言明又言類猶既醉言昭明有融融者明之盛即所謂克類也克長謂能為人之長克君謂能為人之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

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福也延于子孫李氏曰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皆斷章取義鄭氏因以說經非也鱄音專莫音陌施始豉反

帝謂文王今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無然畔援去聲又平聲○傳曰無然無是也○長樂劉氏曰畔安於竊畔而違乎中者也○程子曰援攀援黨比也無然歆羨歆許金反羨涎之去○傳

曰歆貪也○疏曰鬼神食氣謂之歆○程子曰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

誕先登于岸

誕音但○朱氏生民解曰誕發語辭○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濟難

密人不恭

疏曰定四年左傳云密須之鼓是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安定郡伐密注云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

敢距大邦

傳曰距逆也

侵阮徂共

音恭○箋曰阮國也○傳曰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張氏曰共阮國之地名阮共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

王赫斯怒

傳曰赫怒意

爰整其旅

傳曰旅師也

以按徂旅

按音案○傳曰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

以篤于周祜

音戶○箋曰祜福也

以對于天下

箋曰對答也

五章六章皆述伐密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至公

無私在於救民為下文伐密張本也密人侵阮於周若無預文王乃奮怒而伐密疑於黨阮有所為而為之者故詩人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畔者偏也援者黨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急先者惟拯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必託之帝謂者言文王此心天實知之也密人敢為不恭逆距大國謂不懼方伯之討也以疆陵弱興兵侵阮遂往侵阮之

共邑文王以阮民受害赫然而怒整齊其師旅以按
止密人往共之師益密自阮以侵共其勢漸熾文王
自阮以侵密密還自救是按止其往共之師也凡此
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
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益隆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
矣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
以慰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其
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為伐密張

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為伐崇張本文意正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為濟難無疑也以濟川喻濟難古人常語曰民墜塗炭曰若涉淵水曰若游大川曰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也

依其在京程子曰依憑也○箋曰京周地名○京有考見文王○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為三軍之鎮侵自阮疆張氏曰卻自阮疆而去伐密也○今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陟我高岡箋曰陟登也無矢我陵傳曰矢陳也○釋地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為阜阜最大為陵我陵我阿

釋地曰大陵曰阿無飲我泉令曰泉水有源也我泉我池王氏曰池水所聚也度其鮮原度音鐸鮮上聲又音仙○箋曰度謀也鮮原善原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箋曰後竟徙都於豐○疏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北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呂氏曰前漢地理志曰扶風安陵縣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也○朱氏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萬邦之方傳曰方則也下民之王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在京之

師以爲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寧接境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升其高岡我者對爾之辭文王爲阮伐密故問罪於密稱阮疆之地皆以爲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疆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視

阮之地如己之地可謂公天下以為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羨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為隣幸而遇文王為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謂程邑也比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雖未為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舊說

謂所侵察地即爲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擾師行而布陣飲泉遽爲擾乎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朱氏曰懷眷念也不大聲以色李氏曰未嘗大聲音於顏色之間也不長夏以革長上聲○箋曰夏諸夏也○傳曰革更也○李氏曰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箋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朱氏曰讎方仇國也同爾兄弟朱氏曰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音溝又去聲援音袁○傳曰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在傍衝突之

稱兵書有臨衝車衝車之法以伐崇墉音容○箋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音戶○傳曰墉城也

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下文伐崇張本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文王之所仇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仇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

設爲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帝謂文王予眷懷爾之明德不以容色而大其聲謂飾貌以廣其名也不以變革而長諸夏謂變常以廣其土也文王無心於大其聲况以色而大聲乎無心於長諸夏况以革而長夏乎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此明德之實所謂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也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僞之私油然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文王之伐崇也若天實親命之使之謀爾仇讎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上城之梯及臨衝之車伐此崇人之城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今曰閑閑者未用也崇墉言言傳曰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訊音信○箋曰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曹氏曰連連連續也攸馘安安馘音國○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疏曰王肅云聽響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子曰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禡音罵○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祭也○疏曰王制云天

子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益蚩尤或曰黄帝是致是附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内附也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傳曰茀茀強盛也崇墉仡仡音屹韓詩云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是伐是肆錢氏曰伐刺擊也○箋曰肆犯突也○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去聲是絕是忽傳云忽滅也四方以無拂音拂○朱氏曰拂戾也

文王之問罪於崇其始未忍攻城也故臨衝之車閑閑而不用崇墉言言然高大恃險而不服文王始薄伐之而未盡用其威執其可問訊者連連而不絕所

殺獲而截其左耳者安安而不暴出兵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征之地又為禡祭暴白其罪告之神明致以招其來附以納其降從容整暇如此四方聞之已不敢侮矣然而人之頑猶未服也於是臨衝閑閑然而彊盛用力以攻之崇墉仡仡然將壞而危矣伐以擊刺之肆以犯突之絶之使救援不通忽之則滅其國克一崇而四方無敢拂戾以伐當其罪也　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壊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

訊馘必當戰矣益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朱氏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之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祲音浸○疏曰此靈臺在豐邑之都所處在國之西郊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皆同處在郊矣○李氏曰孟子曰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黃氏曰民樂文王

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類也

民附文王久矣序言因靈臺之役而始見其歸附因詩起義耳人心所歸即是天命言文王受命謂天命歸文王耳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是也及者所謂愛其人及屋上之烏也詩記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經始靈臺令曰經度而始為之言刱建也○蘇氏曰靈善也○傳曰四方而高曰臺○疏曰左傳注

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衛侯為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借名之也觀去聲鄠音户

經之營之令曰朱氏孟子解云經量度也營謀為也經營皆圖度之意

庶民攻之傳曰攻作也

不日成之令曰不日不多日也令人言不久為不日

經始勿亟音棘○箋曰亟急也

庶民子来

首章述作臺之初文王之經度始為靈臺也經度之營謀之方見其圖度而庶民協力攻作之不多日而已成矣纔謀即成何其速也益文王經營之始雖不

欲亟而其民如子趨父事盡心竭力故其成日自速

非疆之也詩記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

益一弛一張

無非事也

王在靈囿音又○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疏曰於臺下為囿沼春秋築鹿囿則圍者築墻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

麀鹿攸伏麀音憂○釋獸曰鹿牡麚牝麀麚音加○王氏曰攸伏則孳乳得其時

麀鹿濯濯疏曰濯濯肥澤貌

白鳥翯翯音學○朱氏曰翯翯潔白貌

王在靈沼傳曰沼池也

於牣魚躍於如字牣音刃○傳曰牣滿也

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臺下有囿有沼文王遊於靈囿則牝鹿乳其子伏而不動又濯濯然肥澤其白鳥翯翯然潔白文王遊於靈沼則其沼中之魚充滿而皆跳躍凡誇言其鳥獸魚鱉之美者皆民懽樂之之辭也○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為靈

道行於圓沼令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潔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說詩者推廣毛意其辭意美而去詩意愈遠矣

虡業維樅　虡音巨樅七凶反○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栒音筍○疏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板為之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

賁鼓維鏞　賁音焚字亦作鼖鏞音容○傳曰賁大鼓也鏞大鐘也○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韗音運

於論鼓鐘　於音烏論平聲鄭音倫○箋曰論之言倫

也○今曰書無相奪倫記論倫無患於樂辟廱音璧容○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曰辟廱即天子大學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三章四章皆述辟廱作樂之事也三靈及辟廱皆同處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虡其横栒之上加大板以為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虡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鏞之大鐘使人擊之遂歎美其有倫理者此鐘鼓之聲也又歎美其可樂者此辟廱之

學也文王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詩記曰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葢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安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鼉音駝逢音蓬○傳曰鼉魚屬○陸璣曰鼉形

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厚宜冐鼓○今曰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上林賦樹靈鼉之鼓各注云鼉皮為鼓○釋文曰逢逢

矇瞍奏公

矇瞍音蒙叟○疏曰鼓聲也○傳曰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箋曰凡聲使瞽矇為之○傳曰公事也

中言鐘鼓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為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朱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下武維周令曰下武以武為下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傳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王配于京傳曰王武王也○箋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天也○朱氏曰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李氏曰書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鎬京者足以配在天者

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為繼文而作首章欲發

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為上哉○舊說下武為後世有武功然有聲為繼伐之詩故言伐崇之事此詩為繼文之詩篇終皆言文德略不及武事若首章第一句獨言武功尋繹文義全無歸著非詩意矣書言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謂義

德乃不得已而容德是其所尚即此詩之意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蘇氏曰作起也○今曰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永言配命解見文王成王之孚箋曰孚信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地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

下益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成王之孚下民之式傳曰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曰則則其先人也○箋曰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武王成王孚而為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王者之孝莫大于法前人中庸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媚茲一人箋曰媚愛也一人武王也應侯順德傳曰侯維也○李氏曰順德者孝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曰服事也

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昭茲來許來毛如字鄭音賚○陳氏曰許語助也繩其祖武蘇氏曰繩約也○今曰以為準繩而取正焉○傳曰武迹也於萬斯年於如字受天之祜

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昭昭乎

顯著有自來矣由是繩約其先祖之跡宜其萬年受

天之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疏曰四方謂中國諸侯也○朱氏曰賀朝賀也於斯萬年

不遐有佐

武王受天之福祜故四方諸侯之國皆來朝賀雖至于萬年不以為久遠而常佐周皆世世藩屛王室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益其大者然而大統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也

文王有聲箋曰聲令聞也遹駿有聲也遹駿音律峻○箋曰遹述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駿大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觀李氏如字舊去聲○令曰觀視也如視乃烈祖視已成事之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呂氏曰衆也得衆為君也

首章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適述駿大大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於伐功以求加乎前人者文王君哉頌其得人君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疏曰別言崇者以其作功最大其伐最後作邑于豐說文云酆周文王所都○朱氏曰酆即崇國之地在京兆鄠縣杜陵西南鄠音戶文王烝哉

次章述伐崇而作豐也文王惟欲述大王王季之事

非有心於伐功也然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于豐以居之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張子曰大王邑于岐山之下旣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者當是時民歸之者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于遷也

築城伊淢音洫字亦作洫韻音域○傳曰淢成溝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作豐伊匹陳氏曰匹稱也匪棘其欲箋曰棘急也遹追來孝曹氏曰來者嗣續之意王后烝哉

三章明作豐之心也文王之作豐邑也掘隍土以築城因而為池僅如成閭之減耳池非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唯其稱而已謂稱上公之制已所宜為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己之欲以廣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唯欲不墜先業耳尊稱文王為王后誠得人君之道也

王公伊濯箋曰公事也○詩記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維豐之垣音袁○垣曰垣牆也○釋文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曰翰榦也○疏曰築牆所立之木○解見維

周之楨　王后烝哉

四章述作豐人而歸之也文王行事濯乎明白其築豐之城僅如垣牆耳城非高也然四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為楨翰城僅如牆而文王則如築牆所立之木喻不在險而在徳故言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池如淢城如垣不為高城深池也文王已得人心故武王因之以伐商也

豐水東注　箋曰堯時豐水汎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疏

曰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郡國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今曰禹貢東會于灃注云灃水自南而合蓋灃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維禹之績箋曰績功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傳曰皇大也○箋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辟君也○朱氏曰皇王者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皇王烝哉

五章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鎬在豐水之東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武王作邑于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

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葢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繼伐之詩而言人心歸往者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鎬京辟廱鎬胡老反○傳曰武王作邑於鎬京○詩記曰後漢地理志云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自西自東箋曰自由也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六章言辟廱之化也武王於鎬京建辟廱之學德化流行天下之人由四方而来者無不服之思謂皆心服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辟廱教化者見武城之後偃武脩文也

考卜維王箋曰考猶稽也○曹氏曰有疑必稽焉宅是鎬京箋曰宅居也維龜正之箋曰謂得其吉兆○疏曰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武王成之箋曰武王遂居之成龜兆

之吉武王烝哉

七章述遷鎬之事也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遷鎬者見武功既成乃建王國也文王伐崇而遷豐武王伐商而遷鎬即繼伐之功也

豐水有芑音起○今曰芑嘉穀也毛以為草今不從○芑解見采芑及生民○陳氏曰芑以喻人材

武王豈不仕今曰仕官也謂官使之也詒厥孫謀詒音移孫毛如字鄭音遜○箋曰詒猶傳也以燕翼子傳曰燕安也○今曰翼輔翼之翼表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毛以為敬今不從○詩記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武王烝哉

八章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武王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玄孫以下皆孫也謀及于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人為子孫之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敷求哲人

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
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以人材遺後人者見
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賴之也○或謂武王豈不用
之乎留之以遺後人也如此則遺賢矣閘兼收並蓄
以貽後人未聞棄而不用而以為子孫之計也豈不
仕者猶曰豈不日戒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緝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二十七

宋 嚴粲 撰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疏曰周公成王致大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今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后稷生於姜嫄 音原○釋文曰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后稷母也邰音台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箋曰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為高辛氏之世妃○疏曰毛以稷為嚳之子鄭以為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禋音因○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 以弗無子 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音獨弓衣也○箋曰弗之言祓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疏曰燕來主為產乳故重其始至之日用大牢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祓音弗 履帝武敏歆 傳曰履踐也武迹也敏疾也○箋曰帝上帝也○疏曰踐迹者謂隨從行耳○令曰履隨也帝武猶言祖武非實有足迹也歆感動也 攸介攸止 疏曰介祐祚也 載震載夙 傳曰震動也夙早也○疏曰動

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載生載育傳曰育長也

時維后稷

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姓之女名嫄也以民賴后稷播種而生而后稷又生於姜嫄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又問姜嫄之生此民其事如何乎下說姜嫄生后稷之事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禖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來

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産之則長育之是為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乃眷西顧

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
于帝其訓不必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
神嗜飲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
者見神人来格之意耳若稷果生於巨人迹則其事
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帝是依而已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上帝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
之説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
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説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

子謬於理而妨於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删之久矣毛氏不信神怪其説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嚳耳帝為帝嚳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舉之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但歎其毋不㸔其父此説者所以疑之今依毛以敏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説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説合三家而去取之

可以析衆矣天地之始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為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美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聞有異於人也李氏曰彼以契生于卵稷生於巨迹者乃引經疑似之言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也歐陽氏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五官四體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詭譎怪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稷名曰棄必是見

棄但不知其見棄
之由闕之可也
誕彌厥月 誕音但彌音眉○朱氏曰誕發語辭也 先生
○傳曰彌終也○箋曰終十月而生
如達 鄭音撻毛如字○朱氏曰先生首生也○說文曰
達小羊也○箋曰羊子也○疏曰人之産子先生
者多難薛綜答韋昭云羊初生達小名羔未 不坼不副
成羊曰羜大曰羊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
坼音策副音僻舊孚逼反○今考曲禮上為天子削瓜
者副之本注云析也普逼反是音僻也䯞柏逼反音同
○疏曰坼副皆裂也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
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
人焉削瓜者副
之是副為裂也 無菑無害 菑音災 以赫厥靈 傳曰赫顯也 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 箋曰康寧皆安也 居然生子 疏曰居然無病

次章述稷生之易也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任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産則多難此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坼割不副裂無菑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寘音志隘於懈反巷戶降反○傳曰寘置也牛羊腓字之腓音肥○傳曰腓避也字愛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朱氏曰會值也誕寘之寒氷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氷月鳥覆翼之傳曰一翼覆之一翼

藉之○蘇氏曰覆盖也翼藉也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呱音孤○蘇氏曰呱泣聲也書啟呱呱而泣○朱氏曰泣則不死也實覃實訏覃音譚訏音吁○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厥聲載路錢氏曰載語助也路謂聞於路也

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腓避而字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理之常也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之

亦是常理又棄此后稷置之寒冰之上有大鳥來以一翼覆薦之一翼藉之則爲異甚矣人乃往收取鳥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其泣聲覃長而訏大在平林而聞於路也舊以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在下章朱氏移在此今從之兒生泣聲長大亦爲福祥解見斯干

誕實匍匐 匍音蒲匐音白又音服○解見邶谷風 克岐克嶷 岐音其嶷音逆魚極反○

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也○今曰岐嶷承匍匐以就食之下則爲能立傳以岐爲知以嶷爲識今不從

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益六七歲時也蓺之荏菽蓺字亦作藝荏音稔○箋曰蓺種也荏菽大豆也○釋草曰戎菽為之荏菽○釋曰孫炎云大豆也樊光李巡郭氏皆云今胡豆管子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荏菽旆旆音佩○傳曰旆旆長也長如字○朱氏曰旆旆揚起也○錢氏曰如旗之旆也禾役穟穟音遂○傳曰役列也○疏曰種禾則有行列○錢氏曰穟與穗通穟穟禾多穗也麻麥幪幪莫孔反○傳曰幪幪茂盛也○曹氏曰蒙密也瓜瓞唪唪瓞音迭唪布孔反傳曰唪唪多實也

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后稷之生其始實能匍而手行匍而伏地稍長則岐嶷而能立免乳以就口

食纔始能食其嬉戲之時即有種殖之志種殖大豆其大豆旆旆然揚起禾之行列穟穟然多穟麻麥則幪幪然瓜瓞則唪唪然多實異于常人所種也

疏曰周本紀云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去聲○傳曰相助也○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今曰有輔相之道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

茀厥豐草茀音弗○傳曰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箋曰豐茂也

種之黃茂種上聲○傳曰種之黃色者唯黍稷耳

實方實苞傳曰方極畝也○箋曰方

齊等也○疏曰毛言地皆方正有苗鄭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今曰禹貢草木漸包注云叢生相包一本作苞毛以為本鄭以為茂其意則一言苗生成叢也詩中凡言苞並同**實種實褎**種上聲褎音又○箋曰種生不雜也○傳曰褎長也**實發實秀**錢氏曰發生莖也○長樂劉氏曰秀將實也○今曰論語秀而不實朱氏解云吐華曰秀是禾生花而將實也**實堅實好**今曰堅成實而堅也大田既堅言於既阜之下阜為成實未堅故堅為成實而堅也○好解見大田**實穎實栗**傳曰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今曰書異畝同穎注穎穟也是垂穟也○箋曰栗成就也○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栗○王氏曰栗不秕也秕音匕**即有邰家室**邰音台○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

治斄城是也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斄音台與邰同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治去其豐茂之草然後擇其種之黃色而茂盛者擇種之後始種藝之下乃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中而秀末而實也方者極盡壟畝方正齊等是苗生之始也既方矣則欲其苞而成叢既苞矣則欲其種而不雜既種矣則欲其褎而長以上言禾之苗也既褎矣則欲其發而生莖既發矣則欲其秀

而吐華以上言禾之秀也既秀矣則欲其堅而成實既堅矣則欲其好而無損壞既好矣則欲其穎而垂穟既穎矣則欲其栗而成就以上言禾之實也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以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以鹵莽今后稷能教之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於是封之於邰使就邰之家室○大田言既方既早鄭氏以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

苞鄭氏以方為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葢大田言既方既早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苙秀方吐華故方為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為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為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葢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之前故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巳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雜也

誕降嘉種朱氏曰降言教民稼穡是降於民也書云稷降播種是也維秬維秠秬音巨秠音匪韻披之上○傳曰秬黑黍也○釋草曰秬一稃二米稃音孚穀皮也○李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别名為之秠○疏曰秬秠皆黑黍而春官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秬有二等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祼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秠即皮也維穈維芑穈音門芑音起○釋草曰虋赤苗芑白苗虋穈同○郭璞曰穈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穈芑皆好穀也恒之秬秠恒音亘本又作亘○傳曰恒徧也○疏曰言種之廣多○今曰恒音衡訓常也久也無别音唯亘字古鄧反訓通也徧也竟也今毛訓徧則本作亘者為是是穫是畝箋曰成熟則穫而畝計之○今曰計所穫也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任音壬○王氏曰任肩任之也負背負之也○蘇氏曰任擔也以歸肇祀傳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末章為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六章述后稷封邰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將以祭祀宗廟也秬秠穈芑四者皆嘉穀鬱鬯又用黑黍故后稷擇嘉種而降於民以教其耕種其嘉種維黑黍之秬也維黑黍而一稃二米之秠也維赤粱粟之穈也維白粱粟之芑也乃偏種之以秬秠至熟時則於

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芑至熟時則於是肩任之於是背負之以歸而始祭焉后稷封邰初祭宗廟也

誕我祀如何 朱氏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 或舂或揄 舂傷容反揄音由又音俞○釋文曰舂擣也○傳曰揄抒臼也抒殊之上謂取出也○疏曰謂抒米以出臼 或簸或蹂 簸波之上蹂音柔○傳曰簸糠也○長樂劉氏曰蹂以杌其穗○疏曰蹂踐其黍然後舂之文當在舂之上以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 釋之叟叟 音蒐○傳曰釋淅米也淅音昔○疏曰謂洮米也洮音陶傳曰叟叟聲也 烝之浮浮 傳曰浮浮氣也 載謀載惟 箋曰惟思也○今曰

惟思之專也○李氏曰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箋曰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行神之位爇如悅反○疏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皆郊特牲文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焫音爇薌音馨香○朱氏曰取蕭祭脂宗廟之祭**取羝以軷**羝音抵軷音跋○傳曰羝牡羊也軷道祭也○疏曰道祭謂祭道神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曹氏曰內言焫蕭外言釋軷則羣祀皆舉矣**載燔載烈**燔音煩○燔解見楚茨○傳曰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曰燔燔烈其肉○疏曰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即今之炙肉也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今曰如疏之言是烈亦炙也

以興嗣歳令曰嗣歳者繼令歳謂來年也

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也我后稷之祭祀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舂之或使人揄出之或使人簸揚其穅或使人蹂踐其禾取穀以繼之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又盛之以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以為酒醴及簠簋之實也及戒祭祀之事則又謀度之則又思惟之無所不至其謹也於是或取蕭

之香草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為宗廟之祭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也又或取牡羊以為犯軷之祭軷道祭也祭七祀之行神也諸侯有朝聘之事則軷祭上自宗廟下至軷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傳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纖悉無不盡矣凡此者皆欲以興起來歲之事謂禱其又豐也不曰来歲而曰嗣祭欲其豐年相續也○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

柏為神主（菩音負又音倍芻音初）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轢音歷）喻無險難也邶泉水疏引春秋傳云跋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鄭氏於楚茨或燔或炙以炙為炙肝此詩烈亦炙也乃云燔烈其肉益鄭意以楚茨言宗廟之祭特牲以肝配燔故炙為炙肝此詩為后稷將郊而先軷祭以上皆言軷祭之事故烈為烈其肉今以此詩言燔烈為總說宗廟及軷祭非專指軷也

卬盛于豆（卬盛音昂成○朱氏曰此章言尊祖配天之祭○傳曰卬我也木曰豆薦菹醢也○疏曰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

于豆于登

傳曰瓦曰登大羹也○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疏曰釋器云瓦豆謂之登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肉汁也湆音泣○今曰登升之登無丿豆登之登有丿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箋曰居安也歆饗也

胡臭亶時

箋曰胡何也亶誠也○朱氏曰臭香也○李氏曰言祭得其時也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時有考見魚麗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李氏曰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于今而有天下也

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我今以菹醢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器用陶匏大羹不和禮至簡

也其馨香之氣始升于上而上帝以安饗之何香臭之誠得其時乎言天之所饗不在物也蓋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為周家祭祀之始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来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

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相類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音偉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九族解見王葛藟外尊事黃耇音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詩記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彼行葦　敦音團○傳曰敦聚貌行道也○曰大者葭蘆葦一名華一物而四名解見七月○疏曰葦初生為葭此禁牛羊勿踐則見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

牛羊勿踐履　朱氏曰勿禁止之辭

方苞方體　苞解見生民○張子曰草叢生以喻兄弟○箋曰體成形也○曹氏曰幹也○錢氏曰成莖也

維葉泥泥　上聲○傳曰葉初生泥泥○今曰蓼蕭零露泥泥為露濡貌則此言泥泥是潤澤之意蓋泥泥是濕也

戚戚兄弟　傳曰戚戚內相親也

莫遠具爾　朱氏曰莫猶勿也○箋曰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詩記曰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今曰地官肆長云實相近者相邇也注爾亦近也

首章發兄弟之愛也興也言敦敦然聚者是彼道傍

之蘆葦勿令牛羊踐履之此葦方苞而成叢方體而成莖其葉初生泥泥然潤澤而可愛忍傷之乎葦之叢生如兄弟之聚也戚戚然親愛之兄弟切莫疎遠宜俱相親近也○此詩以行葦興兄弟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詩記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

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音延○傳曰肆陳也或授之几箋曰兄弟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曰几尊者憑之以為安肆筵設席傳曰設席重席也○疏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授几有緝御箋曰緝猶續也御侍也相續代而侍者○疏曰几御者皆侍其測○長樂劉氏曰不暫闕其侍從也○李氏曰緝御即所謂吏僕是也

次章述陳設也或陳之以筵謂行燕禮也或授之以几優老也兄弟之年稚者鋪筵而已老者則鋪筵而

又設席於筵之上加重席也老者既授以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

或獻或酢音胙○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洗爵奠斝音嘏○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醆音盞○箋曰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疏曰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宰夫為主人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為之斝者彼注為畫禾稼也觶音志

醓醢以薦醓他感反嗿音同醢音海○箋曰薦之禮非葅則醓醢○疏曰李巡云以肉作醬曰醓天官醓人注云醓肉汁也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

魚鴈之屬為之名也或燔或炙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用肉炙用肝○解見楚茨嘉殽脾臄脾音皮臄渠略反○傳曰臄函也○箋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疏曰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加助服虞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曰函舌也又曰口裏肉也或歌或咢音鄂○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孫炎云咢聲驚咢也

三章述燕樂也燕兄弟之時或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卒爵酌而酢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以酧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斝即爵也有肉醬多汁之醓醢以薦進之又或入火以燔其肉或近火以炙其

肝以為羞其正饌之外所加善殽則有脾與臄又作

樂助歡或歌而比於琴瑟或咢而徒擊鼓親親之厚

也李氏曰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今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

膳宰為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酢主人主人

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

主人酌以酬賓賓遂奠而不舉也

敦弓既堅敦音彫○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

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

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李氏曰荀子曰天

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朱氏曰堅猶勁也

四鍭既鈞 鍭音侯又音侯○釋文曰鍭矢名○傳曰鍭矢三亭○疏曰三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為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鐵音鐵

舍矢既均 舍音捨○傳曰已均中蓺○箋曰舍釋也蓺質也○疏曰舍放矢也四矢皆中也

序賓以賢 丘氏曰射以中多者為賢○朱氏曰投壺云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四章五章述燕射也既燕族人而射以為樂其天子親所射彫畫之弓既堅勁矣其四矢既輕重鈞停矣

放舍此矢既均而皆中矣次序衆賓以射中多者爲賢也諸臣不必盡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耳○鄭以爲將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爲燕射

詩記從王 詩記曰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體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 溝之去○疏曰敦與句字異音義同引滿也 既挾四鍭 挾音浹又音協○箋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疏曰搢挿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挿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今曰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

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而矢橫為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約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内故曰挾

四鍭如樹丘氏曰如以手植之○曹氏曰言其巧且力也序賓以不侮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儁以不侮為德

敦弓既引滿四鍭皆已挾則徧釋之矣四鍭皆中如以手植之然其序以不侮為貴尚德也不以中多陵人也

曾孫維主傳曰曾孫成王也酒醴維醹音乳○傳曰醹厚也○疏曰謂酒之醇者酌

以大斗傳曰大斗長三尺也○疏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以祈黄耇疏曰祈求也○黄耇解見南山有臺

六章述既射而復終燕因以乞言也為之主者成王也其酒醴皆醇厚矣遂以長柄大斗從大器中酌之於樽以為醴而求於黄耇之人謂乞言也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弟之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於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凡一話一言皆足

以為熏陶漸染之益不徒為燕樂也

黄耇台背台音胎徐又音臺○傳曰台背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臺○疏曰郭璞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傳曰祺吉也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七章終上章乞言之意也成王乞言於黄耇台背之大老此大老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既醉大平也大音泰後大平皆倣此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行去聲

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大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語又言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箋曰君子斥成王也介爾景福

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美之言成王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無以報上願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助爾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箋曰殽俎實也○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詩記曰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云賞女以爵罰女以無殽○傳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羣臣又欲天助成王以昭明之德

昭明有融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云明而未融 高朗令終 朗郎之上○傳曰朗明也

○朱氏曰虛明也令終善終也令終有俶音觸○傳曰俶始也公尸嘉告協韻音谷○傳曰公尸天子以卿○疏曰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益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箋曰嘉告以善言告之為嘏辭也

羣臣祝成王昭明而又極於融融者一理混融徹上徹下無復疑滯明之盛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

其有始如太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為全善矣成王以幼冲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令終有俶猶仲虺言慎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慎終如始也能如是則神降之福公尸以善言來告矣○舊説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鄭氏鑿説以景福為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為考終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孔求

之過耳

其告維何籩豆静嘉箋曰静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静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也朋友攸攝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疏曰攝者收斂之意○蘇氏曰檢也攝以威儀疏曰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

公尸所告者其言何如乎言汝籩豆所盛之物潔静而嘉美汝之朋友助祭者能相檢攝而佐助之其檢攝以威儀莫有惰容也設為嘏辭以見主祭與助祭者皆當神意也黄氏曰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間

威儀孔時箋曰孔甚也時宜也君子有孝子箋曰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傳曰匱竭也○今曰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云頴考叔純孝也施施及莊公施音異

上章設爲嘏辭此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衍之言威儀甚得其宜者此由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説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益以孝子言之蓋因其容貌之形見以知其孝敬之深厚即此詩之意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是永錫爾類也聖人

之於民類也同此類則同此心孝者人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放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洪範錫福之意亦如此祭祀稱孝子其來尚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閫○傳曰壼廣也○釋宮曰宮中巷謂之壼○今曰宮中巷者由內出外之路踰行於家而達於外也故毛以為推廣之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音助胤羊刃反○箋曰祚福祚也○傳曰胤嗣也○朱氏曰子孫也）

其錫類如何乎王者之化由室家而推之天下如宮中之巷由內而行出於外也成王能如此宜其享萬

年之壽而天又錫之以福祚及繼嗣之子孫也

其胥維何天被爾禄被音避○箋曰被覆被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李氏曰僕屬而不絶○今曰孟子僕僕亟拜言拜之頻頻亦不絶之意

其天錫以繼嗣者如何乎乃天覆被女以福禄使有萬年之壽而大命僕屬不絶也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祚不絶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音離○傳曰釐予也○箋曰女士女而士有行者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曰從隨也

其大命之僕屬如何乎乃天錫以女而有士行者以為妃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伊守成也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之也太平之君子箋曰君子斥成王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祇音其樂音洛○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

祭天神地祇祖考皆有尸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既燕于宗毛以為皆言祭宗廟其說是也疏曰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曹氏曰鳧野鶩也鶩音木○釋鳥曰鸍沉鳧鸍音施又音彌○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璣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涇解見邶谷風公尸來燕來寧公尸解見既醉○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

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来燕是繹祭之事爾酒既清箋曰爾成王也爾殽既馨傳曰馨香之遠聞也公尸燕飲福禄来成

興也祭之明日行燕尸之禮鎬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言之野鳧與鷖鷗皆水鳥也水鳥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来燕而安寧也成王酒清殽馨以與公尸燕飲故神以福禄来成汝矣○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

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欽灃吐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欽呼合反

鳧鷖在沙傳曰沙水旁也○疏曰需卦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公尸來燕來宜今曰去聲來而宜之謂樂之也○箋曰為猶助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去聲

鳧鷖在渚音煮○解見江有氾公尸來燕來處音杵○傳曰處止也爾酒既湑胥之上○毛伐木傳曰湑莤之也莤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泲亦作濟上聲也爾殽

伊脯疏曰乾脯也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潀音崇○傳曰潀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公尸來燕來宗傳曰宗尊也○李氏曰來居尊位也既燕于宗疏曰燕於宗廟福祿攸降户江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傳曰亹山絕水也○曰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告公尸來止熏熏傳曰熏熏和悅也旨酒欣欣傳曰欣欣樂也燔炙芬芬傳曰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今曰後艱猶後患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音暇）（音洛）嘉成王也　疏曰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

假樂君子　傳曰假嘉也○今曰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爲嘉也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疏曰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　受祿于天

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於天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曰申重也重去聲　干祿百福　箋曰干求也　子孫

千億。箋曰十萬曰億○解見楚茨

既保安之又右助之又從而命之是自天申命用休也成王有千祿之道而得百福千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成王也宜成王子孫之繁至于千億傳之無窮也

穆穆皇皇釋訓曰穆穆敬也○釋詁曰皇皇美也宜君宜王傳曰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箋曰愆過也率由舊章箋曰率循也由用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成王之德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為君宜其為王也又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舊法○鄭氏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為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為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

威儀抑抑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德音秩秩傳曰秩秩有常也○錢氏曰有序也

無怨無惡烏露反又如字率由羣匹今曰羣耦謂衆同德之匹也

成王之威儀抑抑然謹密其德音言語秩秩然有常言行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匹耦於己者言志同道合也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爲言語教令不可以爲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爲教令聲名不可以爲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

己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德音不忘車舝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邶谷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詩記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内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今曰朋友即下文百辟卿士燕及朋友猶燕及皇天

成王受福無窮故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永久此無窮之福

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

百辟卿士（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羣臣也）媚于天子（箋曰媚愛也）不解于位（解音懈○今曰解懈也）民之攸墍（音餼○傳曰墍息也）

言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媚愛于成王而不解息於其職位此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六章章四句（舊四章章六句今從陳氏）

詩緝卷二十七